

听伯叔讲课.....

Original 2018-04-21 Azul 与外语沾边

点击上方“与外语沾边”↑↑↑关注我



伯叔的全名是Berstein（伯恩斯坦），宾大英语系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美国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编辑。伯恩斯坦是我在宾大访学期间的挂名导师，我有幸听了他两学期的课。

伯叔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七十年代初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四十岁之前的伯叔似乎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他有一次上课说：“能在大学任职是很幸福的事儿，各种福利都不错，保险也够。我四十岁之前可都在游荡，没啥保障。”我看了一下维基百科对他的介绍，知道他曾在1978到1981年，与好友一起创办经营L-A-N-G-U-A-G-E杂志，是语言派诗歌的发轫，影响深远。

又一次上课，他提到说：我四十岁之前都在做一些小事儿，给报纸杂志写写文章，无固定收入。语气听上去颇有些无业游民的感觉，或许编辑杂志不是我们所说的编制内工作，付出多，经济回报少，生活多少有些艰难。

1989年，伯叔直接被布法罗大学（University at Buffalo）聘为教授，与诗人Robert Creely, 著名文学评论家Susan Howe同事多年，90年代转入宾大任英语系教授。伯叔从来不隐瞒自己没有读过博士的事实，也老提醒学生在写Email的时候不要称他为Dr. Bernstein，他不是。有一次课上提到现在高校的教职，他说：他的好朋友觉得他在高校没有经历评职称的屈辱过程，进入高校就成了正教授（full professor），实在是幸运至极，也可能不会体会别人从助理教授到正教授的艰辛。

伯叔解读诗歌的功底很深厚，知道怎么把解读诗歌的过程讲出来，启发学生参与到讨论中。有时候，一个简单的诗歌题目他能讲二十分钟，一句诗讲一个小时也很正常。我印象中他

讲过Robert Frost的“Mending Wall”，题目和前两句就足足讲了一个半小时，在讲题目的时候他提了很多问题，包括为什么是mending wall，美国人在日常英语中会在wall前面用mend这个动词吗？为什么wall前面没有a或者the？为什么wall没有用复数形式？mending有没有可能理解成一个形容词或者mending wall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专有名词？讲Gertrude Stein的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也讲了一个多小时，从rose的本义和传统的象征含义讲起，把能挖掘的可能都讲了；讲Robert Creeley的“I Know a Man”也讲了足足一个多小时，有很多启发式提问，然后结合学生的回答讨论。

伯叔在讲一个诗人的时候，能够联系很多同时代或不同时代诗人的诗作、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而且他对诗人之间的关系也十分了解，写过很多现当代诗人的评论，他评论过Gertrude Stein、Charles Reznikoff、Hannah Weiner、Jerome Rothenberg等等诗人，这些评论文章都放在了他的课程大纲。

伯叔对现代诗的阅读太广泛，思维十分发散，好在他说话不枯燥，还经常能讲个笑话，活跃课堂气氛。而且，伯叔和大部分的当代诗人都熟识，除了与他共事多年的Robert Creeley和Suan Howe，他还与Allen Ginsberg, John Spicer, John Ashbery, Jerome Rothenberg, Hannah Weiner等当代诗人有很深的私交，有一些当代诗人还是他教过的学生。

上课讲到这些诗人的时候，伯叔经常带出些私货，讲一些他和诗人们交往的事儿。他说到他七十年代和Allen Ginsberg见面的时候，Ginsberg拍着他的肩说，读诗的时候要慢一点，咬字要清楚一点。他说他认识诗人Hannah Weiner的时候，她那会儿的工作是内衣设计师，后来才专职写诗。Hannah Weiner有精神分裂症，学医的学生问他：Weiner是不是说话语速很快？他反问学生：你觉得我说话快吗？学生说没有，他说：那就没有。

听伯叔讲课总是有一些惊喜，他有时会突然来一段对其他诗人的模仿，我记得他模仿过Ezra Pound、模仿过W.B. Yeats，模仿过Allen Ginsberg以及John Ashbery。他除了模仿声音，还模仿些手势，听课的除了偶尔觉得好笑外，更多的是佩服。因为他模仿的时候，往往能够一整段把这些人的诗歌读出来，可谓十分了解和熟悉诗人们的作品。

伯叔也会把诗人请到课堂，和学生对话。他请过Peter Gizzi，请过Michael Palmer，诗人在课堂介绍自己创作的一些心得，同时回答学生对自己的提问。这时候，伯叔会变成一个十分合格的主持人，协调诗人与学生之间的对话。

伯叔快七十了，他经常说自己是living in the 20th Century（生活在20世纪），实际上他心态十分年轻，给本科生上课也能够和学生搭上线，本科生的玩笑他都懂。他自己的Facebook也频繁更新，都是他自己在纽约参加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生活异彩纷呈。当然，学生喜欢他，更多还因为他除了上课有干货，评改学生的东西他也毫不含糊。学生每周写的四五页作业，他会一字不漏地看，记录学生的核心观点，上课的时候加以评论或者让学生讨论。

伯叔十分照顾我们几个访问学者的感受，讲到某个诗人的时候，总会多少结合我们的研究兴趣点一下。他知道我近两年对工人写作感兴趣，在讲到一些工人出身的诗人的时候，会专

门从阶级的视角来谈这个诗人的诗歌。在说到中国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几个人谈一下感受，还很谦虚地说，中国的东西我可能说不对，实际上他不仅说得对，还说得很深入。

伯叔明年就要退休了，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他讲完一些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事情后貌似很轻松地说：这些事情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跟你们讲了，或许你们这一代也没有兴趣听吧。我心想，要是我本科的时候，有这样一位博学的长者，带着我们读诗歌，给我们讲诗人们的故事，那将是多幸福的事儿，怎么会没兴趣呢？

附上伯叔的诗和他的朗诵：

[Bernstein: In a Restless World Like This Is | Today Is the Last Day Your Life 'til Now](#) | [Bernstein: Pompeii](#) | [Bernstein: Gertrude and Ludwig's Bogus Adventure](#) | [Bernstein: Sad Boy's Sad Boy](#)

Report